



詩經毛傳補義

二

0712  
465  
2



門二二  
465  
之

毛詩補義卷二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

側。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為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耿耿

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微微也。隱，痛也。微我無酒，以敖以遊。非我無

敖遊也。忘也。○我心匪鑿，不可以茹。鑿，所以察形也。茹，度也。亦有兄弟，不

可以據。據，依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彼，彼也。兄弟，兄弟也。○我心匪石，不可

漢趙人毛公傳

日本西播岡白駒補義

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石雖堅尚可轉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君子望之儼然可懼禮容俯仰各有威儀○憂心悄

悄愠于羣小愠怒也悄憂貌觀閔既多受侮不少閔病靜言思

之寤辟有標靜安也辟拊心貌○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

憂矣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

柏舟五章章六句

案柏舟有濟渡之用而汎汎漂流以喻仁人有輔佐之才而不庸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忠臣惓惓不忘君也微之言非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而此憂非酒與敖遊之所能解也則其憂深矣○二章兄弟者同僚之稱言我懲告也我心匪鑿不能度所以不見容不尤人而自責仁人之心也忠佞異腸意嚮不同亦有兄弟不

可以依矣往告其情反逢彼之怒言非帝上不得于君也亦下不得于寮友也○三章承上而言於是知其所尚可轉迫之以阨窮而不可轉其志席雖平尚可卷臨之以榮辱而不可卷其心孔子曰吾于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此之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道上下內外皆有威儀也○四章羣小謂在側小人也既為之見病又受侮多中夜安靜我思之寤覺標然拊心憂之至也君子見遠識微故憂先于事小人見短慮淺故見利忘危見君子與己異則輒疾之自古小人用事仁人不過其勢然也○卒章居諸語辭日君象也月臣象也蓋羣小用事適見于天日月迭食也日乎月乎胡迭而微見君臣並昏焉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非自傷不遇也憂國之情溢于言外孔子曰仁矣豈不然乎雖然不忍奮飛而去厚之至也仁人之志也若夫懷沙自沈不亦已甚乎朱熹以此詩為婦人之詩引列女傳為證然劉向封事亦引此詩三章而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此正合序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封事之說獨不可

信乎或以為彼原于詩人而說此斷章取義則列女傳直為衛宣夫人詩而宣姜之不淑于政奚且淫為貞乎因是又疑莊姜是終弗可據已又以日月喻嫡妾夫日以象君月以象后星以象妾詩人取喻如是而已今嫡自居于日以月比妾不倫甚矣且章首酒與教遊豈婦人之事此正與卷耳之說同一謬安已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興也綠間色黃正色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憂維欲自

止何時能止也綠兮衣兮綠衣黃裳上日衣下日裳心之憂矣曷維其

亡絲末也綠兮絲兮女所治兮絲本也我思古人俾無訖兮俾

訖過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淒寒風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

君子實得我之心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案左傳衛莊姜美而無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母嬖子驕所謂妾上僭夫人失位也合青黃而成綠謂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也正色當為衣間色當為裏夫綠也本也自有定制綠衣黃裏以喻妾上僭而夫人失位也是以心之憂矣何時其可止也  
一章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今綠衣黃裳亦以喻貴賤倒置也亡失也謂失去也夫莊姜之憂曷維其已曷維其亡豈特為嫡妾易位哉蓋若隱見他日之禍者矣後州吁果以篡立衛為之大亂莊姜之憂於是乎驗夫內寵並后嬖子匹嫡自古未有不亂者有國者其可不鑒耶  
二章女泛指淒絲者治謂淒治之也夫絲本也綠末也皎皎練絲唯女所治耳我思古者制禮者俾人無過差  
三章絺綌暑服也用之寒風淒然之時失所甚矣以喻嫡妾易所也亦以寫其淒涼景况焉因思古人制禮者乃真得我心者也不與爭黃角綠而遠思古人幾君子之心也鬚眉之士一

失其所輒不勝怨尤豈  
不羞於綠衣婦人哉

###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鳥也。燕之于野，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之子于歸遠送于

野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遠也。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瞻，視也。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佇，立也。燕燕于飛下上其音而飛

而上下音飛之子于歸遠送于南陳在衛南。瞻望弗及實勞我

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仲，戴媽字也。任，大塞，壅淵，深也。終溫且惠淑慎

其身惠，順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勉也。

### 燕燕四章章六句

案莊姜無子，陳女戴媽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

薨，完立，是為桓公。州吁弑桓公，自立，戴媽于是大歸。莊

姜於媽以子相依，平素相善，故遠送之。野，燕燕，古人多

重言差池，不齊之貌，無聲出涕，日泣自目，日涕燕燕于

飛，差池，其羽，以喻戴媽之往歸。我遠送之于野，彼去我

留，稍稍更遠，瞻望不能及，徒垂涕泣耳。關山寥落，隻影

孤飛，淒然離別之感，實溢于言表。夫戴媽之歸，以桓弑

也，別為非常之別，則痛亦非常之痛矣。豈若尋常臨岐

戀戀而已乎？州吁方阻兵安忍，其情有不可言者。衛之

亂國之危，悉寓涕泣之中矣。○章頡之頡之，語辭將

之謂為之送也。頡頡下上，雖若盤旋，都成去色，無非助

都可相忘。一經別離。便想其好處。况戴媽之賢如此。未亡人之心。豈不及於此哉。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日乎月乎。照臨之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逝也。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胡何定。止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

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不及我。以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日始月盛。皆出東方。乃如之人兮。

德音無良。音聲良。善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

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述循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案朱熹云。日居月諸。呼而訴也。之人。謂莊公也。不故處言。違其初時也。寧何也。日乎月乎。照臨之矣。乃有如之人。接及于我。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是其心胡能有定。止乎。何為不我顧乎。猶望其顧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章相好相愛也。不我報不見答也。章德音聞於世之聲也。俾也可忘。使之人可忘我也。章東方自出。倒語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嘆。父母養我之不終。自是婦人情態不述。不循禮也。司馬遷有言。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困窮。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莊姜盡婦道。而不見答。又遭州吁之難。可謂困而窮矣。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興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譁浪笑敖。言戲譁不

敬。中心是悼。○終風且霾。霾，雨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莫往莫

來。悠悠我思。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五道往加之。○終風且曠。不日有

曠。陰而風。寤言不寐。願言則寔。寔，寔也。○曠曠其陰。如常陰，曠曠然。

虺虺其雷。暴若震雷之聲。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懷，傷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案浪放蕩也。敖傲通。終日風且暴。以喻州吁之暴戾也。顧我侮笑。譁浪笑放無所不至。然不能之。正徒中心悼而已。夫以狂暴之人見思古之貌。顧我則笑亦宜矣。古今小人之情態不獨州吁也。○章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言有時乎惠然肯來而終非子道矣。莫來則莫往。徒我思悠悠而已。○章不日不旋日也。言我願思也。寔。故欠張口也。志倦則故不日有曠。喻暫惠然而終又暴也。夫人有思則不能寐。思之不已。我則寔也。寔或作嚏。案

毛詩本作寔。又作寔。其作嚏者。是從鄭玄。崔氏云。毛訓

寔為故。今俗人云。欠欠故。故是也。故作踏。非今從崔氏

卒章。虺虺雷震聲也。亦喻其暴比之終風。又其甚矣。沈

無回云。讀栢舟以下五詩。有憂而無怨。怨有望而無絕。慄

慨之未必反和平。傷悼之餘。終閑禮義。不幸值人倫之

變。而意詞猶有先王之遺焉。以之續二南。意或在斯乎。

朱熹云。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不忍斥言。以終風

為比。吁。莊姜之賢。何比夫之至於此乎。此詩謂母憂。子

則為賢母。謂婦怨夫。則傷於怨矣。莊姜而豈然哉。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鏜然擊鼓聲也。使士國城漕。我獨南

行。漕。衛邑也。○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不我以

歸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有不還者有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山木曰林○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契闊勤

數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借俱也○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不與

也活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洵遠信極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案左傳隱公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  
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  
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  
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  
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秋諸侯復伐鄭而衛與焉是歲九月衛人  
殺州吁于濮夫州吁篡國不滿三時而伐鄭之師已再  
舉其阻兵安忍虐用其民甚矣故怨作是詩兵兵器也

土土功也我獨者怨尤之辭鏗然擊鼓使眾踴躍用兵  
見州吁好兵喜鬪之狀焉民赴于鋒鏑之難且也不啻  
也土功于國又築城于漕而更有是役民如何勝其勞  
苦一章于仲字也蓋時軍帥也此言士卒從孫子仲伐  
鄭也而平曰伐鄭而曰平陳與宋何也夫州吁之亂其  
民不和隙在內而欲藉外交于是有南行之役南行以  
伐鄭為名伐鄭以修先君之怨為名國人知其意不在  
鄭在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也故平曰伐鄭而曰平陳  
與宋蓋斷州吁之志也必平陳者何也夫桓公者戴嬀  
之子陳之甥也弑桓而立首問罪者必陳也且陳內有  
骨肉之親而外有天王之寵陳平則諸侯不足問也必  
與宋何也宋為大國而近衛時宋鄭有仇機會易連得  
宋以為固則其勢足以平陳也傳曰平陳於宋有味哉  
向伐鄭也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矣未幾從諸侯伐鄭則  
雖纔歸而又往故曰不我以歸忡忡憂貌二章以下從  
軍者家人之怨也言爰居乎爰處乎一往不知所在有  
不還者有亡其馬者往以求之必在山林之下矣民之  
怨有不可勝者四章專其婦之怨也言初我適子也成



死生勤苦與子同數之誓。又有執手偕老之約。而今不生還。其悲怨有不可言者。卒章濶久不相見也。信極也。謂終也。于嗟今闊兮。不與我生活于嗟。今遠兮。不與我同終。皆悲怨之辭也。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

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

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棘心。天天母氏

氏劬勞。天天盛貌。劬勞。病苦也。○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棘薪。其母氏

聖善我無令人也。聖。獻也。○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衛邑也。在浚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覯睨黃鳥。載好其音。覯。睨。有

子七人。莫慰母心。慰。安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案。衛之淫風。雖七子之母。猶不安其室。欲去嫁也。七子善慰其母心。凱風吹棘心。喻母育養幼子之勤也。以及至其天天。母氏劬勞亦甚矣。朱熹云。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章。令善也。棘之成薪。以喻子成長也。言母氏有獻善之德。我得以成長也。然母氏不安其室。我無善人能安之者。也不答母而自責。斯見孝子之情焉。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以剛乘柔。而治其事。當與以入之。使之身正事治而已。若伸已。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滋大。此凱風之自訟。蓋寓幾諫之義。所以不失為孝也。味此詩。可以得古人幾諫之道。詩測云。母氏聖善。說者為歸美之詞。非也。自他人觀之。謂凱風之母。淫自七子言之。以已為不令。不能不以母為獻善也。愚謂此誠是矣。而獻善當亦非虛語也。從來善淫者。多出于聰慧。婦人風俗所染。好惡殊德。可恨可惜。○章。寒泉之在

浚之下。有滋益於浚。有子七人。母氏不免勞苦。曾寒泉之不如也。有七子之母。欲去嫁。不斥其淫。謂之勞苦。不咎其母。謂之已之難。有無益蓋婉。其辭幾諫者也。  
載之言。則睨睨以其色。言睨睨黃鳥載好。其音足怡悅於人。有子七人不能安。母心亦自責之辭也。王氏云。睨睨黃鳥之色。二字從目。知其為色也。郝仲與亦云。猶熠耀也。大東。睨彼牽牛。檀弓。華而睨。皆明也。字從目。朱熹謂鳥聲誤。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

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我之懷矣。自詒

伊阻。阻。難也。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

心。展。誠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忤。害也。臧。善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案是詩。男女怨曠。由軍旅數起。國人患之。而作則室家之怨。為多。二章以下。皆是也。泄泄。鼓翼貌。懷安也。雄雉見雌雉。泄泄其羽。以喻宣公志在婦人。而不恤國事也。而我安其朝。而不去。今久役不得歸。是自遺維患難也。  
謂其夫也。言誠矣。君子果。退伊難。實使我勞心。三章云。語辭瞻。彼日月。夫從役已久矣。悠悠我思。不能已。道之云遠。不知何時歸來。耶。卒章。百爾君子。泛指同時眾在位。言告爾眾在位。我婦人不知何物。為德行也。我但知不忤害于人物。不貪求于非有。則何往而不善乎。蓋外為宣公慮。而內恐其夫之及也。宣公之數起軍旅也。非懷私復怨。則必利人土地耳。故以不忤不求。刺之。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是故賢者不為非。其事智者不求非。

其有不伎不求之謂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

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滕以上為涉。淺則揭。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

淺則揭。

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

禮義將無以自濟也。

有彌濟盈有鷺雉鳴。

彌。深水也。盈。滿也。深小。人所難也。鷺。雉。聲也。

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入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鳴求其牡。

濡。漬也。由軌以上為軌。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雉。走曰牡。牡。雉。聲也。

雝鳴雁旭日始旦。

雝。雁。聲。和也。納。采。用。雁。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冰未泮。

迨。及。泮。散也。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

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也。

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案。匏葉苦不可食也。但佩之以共濟而已。而必待經霜其葉枯落然後可用。今尚有葉則未可用也。言匏有苦葉未可用。濟有深涉不可渡。以興人有禮義不可越也。然禮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亦有豐殺耳。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乎。以刺宣公與夷姜淫亂也。○章。彌。然。濟。盈。人。所。難。也。以。喻。禮。義。人。所。重。也。鷺。然。雉。鳴。雌。雉。之。求。牡。也。以。喻。夷。姜。之。啟。發。宣。公。也。夫。水。則。以。舟。陸。則。以。車。今。車。臨。于。濟。盈。而。為。不。濡。軌。溺。而。不。自。覺。也。夷。姜。不。顧。禮。義。之。難。授。公。以。色。假。之。以。辭。啟。發。之。遂。至。使。烝。焉。是。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傳。云。飛。曰。雉。走。曰。牡。牡。但。釋。字。義。耳。非。以。飛。禽。而。求。走。獸。為。喻。也。經。云。求。其。牡。可。以。見。已。○三。章。言。婚。姻。之。禮。也。

納採用雁生執之。故曰鳴雁離離。自納采至請期。皆必  
用所親迎。則用昏矣。歸妻使之來歸於已也。詩多倒句。  
法。冰未泮。正月以前也。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言  
古人於婚姻。其禮如此。陳說古義。未嘗一及今事。譏刺  
之義隱然于言外。胡胤嘉云。刺淫之詩。未有若苦葉之  
辭微矣。曰。士如歸妻。自士而上。更不可苟矣。於此見其  
為刺。宣公詩也。卒章。友謂匹耦也。舟子招人。以渡人皆  
涉。而我不涉。須我友至。以興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  
不行也。上章刺宣公。此章刺夷姜也。詩  
牖云。詩中多以水興焉。蓋取淫之義云。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采芣采芣無

以下體。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德音無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

中心有違。遲遲舒行貌。違離也。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門內也。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茶苦菜也。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宴安也。○涇以渭濁。湜

湜其沚。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屑潔也。毋逝我梁。毋

發我笱。笱逝之也。梁魚梁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閱容也。○就其

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舟船也。何有何亡。黽勉

求之。有謂富也。亡謂貧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恡反以我

為讎。恡養也。既阻我德。費用不售。阻難也。昔育恐育鞫及爾顛

覆。育長鞫窮也。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旨美

也。肆勞也。御。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沈有潰。既詒我肄。沈沈武也。潰潰怒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案此詩婦人為夫所棄。乃陳其悲怨之情也。葑菲根葉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好音也。指其夫言。陰陽和而谷風至。雨澤降而百物生焉。以喻夫婦和而家道成。家道成而繼嗣生焉也。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不宜至於有怒。采葑菲者。時無用下體矣。而不以下體之惡。并棄其葉。以與不可以其顏色之衰。并棄舊恩也。唯其初時之言無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采葑菲。獨夫婦之道也。歟哉。凡人主之用人。士君子之取益。皆當鑒于此矣。二章言其見棄而歸也。葑菲也。言我之被棄而歸也。行道遲遲。不前以中心有乖離之怨。故也。夫之送我。不遠。伊邇。裁於門內而已。蓋去者未決。而送者已在旁。去者方出。而送者既入。亦見無恩之甚焉。

白虎通云。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也。誰謂荼苦。比之夫之遇已。其甘如薺。言其遇之苦甚於荼也。惟安其新昏也。如兄弟。如弟言恩思甚至也。三章涇渭二水。名湜湜。清貌。小渚曰泚。以用也。涇濁渭清。然未屬之時。不甚異也。及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以喻以新昏見舊室之衰也。湜湜其泚。未嘗不清。以喻顏色雖衰。其心未嘗有違也。唯是安爾新昏。不我潔用。耳毋逝我梁。毋發我筍。欲論禁新昏入我之室也。而又自絕思。我躬尚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蓋戀戀而不能。情事低徊。無限悽愴。四章陳前時勤勞之事。以怨今之見棄也。方泚也。潛行為泳。浮水為游。匍匐言盡力也。言我在夫家也。泚則方舟淺則泳游。隨事難易。皆盡其力。不問貧富。黽勉求之。凡民有凶禍。鄰里尚盡力救之。况我於其家事乎。五章承上章言我在夫家也。勤勞如此。然君子不我養。反以我為讎。既難却我德。其不見取。如賈之不售。言惟其有心阻我。雖善不錄也。昔者長於恐懼之中。長於困窮之際。與爾顛覆。盡力於眾事。今也生育既遂矣。乃反比我于毒。而棄之乎。卒章蓄聚也。詒賒通遺也。

言蓄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至于春夏則不食矣以喻窮苦則相與富貴則棄之也今安爾新昏而棄我是以我禦窮也待我極洗洗之怒貽我以勞苦之事曾不念昔者伊余來欲息于爾也追言初嫁取憐之時終之回頭一顧詞意宛至鄒忠胤云達道有五夫婦居焉孔子繫易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咸而受之以恒戴記有七出之條而又有三不出之例其一謂先貧後富者谷風之良婦未知何以見棄今觀其詩曰何有何亾黽勉求之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則其食貧操作艱阻亦既備嘗矣曰宴爾新昏如兄弟曰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曰既生既育比于毒曰宴爾新昏以我爾窮此所謂富易妻者耶夫貧則使舊婦拮据謀之富則與新人宴安享之以新間舊而并逐其舊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堪此此谷風所為賦也詩非必棄婦自作特詩人摹寫其情形而夫之涼德自見篇中未嘗有一指斥語所謂可以怨者是耶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也式用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微無也中露衛弓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泥中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案爾雅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蓋耻卑賤之辭故猶事也黎侯為狄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公處之以二邑黎侯安之夫衛之與黎地相接譬之唇齒唇以寒矣且古有待寄公之禮今不救其難而處之小邑則廢禮忘好是又一狄矣玩寇樂禍是又一黎矣黎臣知其不足恃故勸之而曰式微式微胡不歸乎若第為君之一事一身即苟且安于此可也豈不宗社生靈之所繫乎寔無君之故何於此小邑為哉奮然恢復之意冷然乎言外鄭玄云我若無君何為處此乎朱熹仍之而曰我若非君之故則亦胡辱于此哉鄒忠胤云如朱傳則主憂臣辱分固宜然何得為此怨詞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

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

延相連及也。誕，闊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日月以逝，而不我憂。何其處也，必

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言與仁也。必有以也，必有功德。狐裘蒙戎

匪車不東。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患恤也。○瑣兮尾兮，流離之子。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

叔兮伯兮，衰如充耳。衰，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衰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案叔伯稱衛諸臣也。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以興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亦如葛之關節，蔓延相連及也。叔兮伯兮，何不我救之多日也。蓋衛黎壤接，黎人則衛及矣。何多日也。言雖緩乎，意實切矣。○言必者，懸斷之辭。言我君何其處於此乎，必以有仁義與我故也。何其久於此乎，必以有以功德救我故也。蓋猶望焉之辭也。○三章蒙戎言弊而亂也。衛在黎東，故謂衛為東言客居久而裘已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叔兮伯兮，惟是無救，患恤同耳。○卒章孔穎達云：瑣，少貌。尾，好貌。傳并言少好之貌。流離之子，少而好長，而醜以喻衛之諸臣始而可苟樂圖事，而終以微弱不能成功也。野叔兮伯兮，如不嘗聞，徒有衰然盛服而已，不能稱也。此詩一章切於一章，始而如怪如疑，既而諷切。然衛諸臣漠不關念，後衛果有狄禍，陳際秦云：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責衛不救王臣也。式微旄丘責衛不救，寄公也。衛為狄所滅而遷于帝丘，嗟乎帝丘也。旄丘哉，楚丘哉。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

王者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

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于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

碩人俟俟公庭萬舞。

大德也。俟俟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孔翟翟。翟羽也。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昇。燁胞翟閣寺者。惠下之道。見惠

不過一散。

○山有榛。隰有苓。

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太苦。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乃宜在王室。

簡兮三章章六句

案簡兮簡兮稱大德之人也。萬者舞之大名也。衛不用賢。使此大德之人在四方山川萬舞之列。或又教國子弟。在前列上頭。俟俟碩人。非啻於此。又親在宗廟公庭。其才如是。其藝如是。夫日之方中。豈晦冥而不易見乎。在前上處。豈踈遠而不可知乎。况親在宗廟公庭。然此人仕於伶官。豈論其他哉。衛之不用賢。於是可知矣。朱熹訓簡為簡易不恭。而謂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案周禮小胥。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若使當舞之時。簡易不恭。豈得為賢者乎。一章言碩人之材德也。有力如虎。言其武力比于虎也。執轡如組。執轡於此。騁馬於彼。如織組者之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也。以喻御眾。動於近。行於遠也。赫如渥赭。言容色充盛也。蓋德充之符。睟然見于面也。言武力可以御亂。材知可以治眾。執籥秉翟。多藝如是。赫然顏色實君子之容貌矣。然以伶工視之。惟於祭末。賜一爵而已。蓋舞是今日本職。此是其餘才也。隱然自表其非伶人耳。二章西方謂周室也。鎬京西而邠在東。故曰西方。言榛宜在山。苓宜在隰。今碩人而在於伶官處。非其所矣。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思彼周室盛



王也。朱熹云：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此言碩人之才之德宜在王室也。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瑟彼泉水，亦流于淇。興也。泉水始出，然流也。淇水名也。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變彼諸姬，聊與之謀。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出宿于泲，飲餞于

于禰。泲地名。祖而舍，輒飲酒於其側。禰地名。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父之姊妹稱姊。先生曰姊。出宿于于，飲餞于

言。于言所適國郊也。載脂載牽，還車言邁。脂，牽其車以還我行也。邁，遄臻于衛。

不瑕有害。遄，疾臻至也。瑕，遠也。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

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須，漕，衛邑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案諸姬，媵也。謂姪娣從嫁者也。瑟然，彼泉水亦流于淇，無時而不流，以興有懷于衛，靡日而不思也。蓋見水之入淇，以怨己獨不能歸寧也。懷之不已，乃欲即諸姬而謀焉。章泲，漕，蓋衛國郊地也。此承上章而言，遂與諸姬謀之曰：昔我來嫁也，出宿于泲，飲餞于禰，道亦遠矣。女子出嫁，遠父母兄弟矣。是以禮緣人情，使得歸寧。今父母已沒，而可復得歸乎？否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豈其不知之乎？而知其不可歸，而輒已焉，無情之甚者也。知其不可歸，而委曲計議，厚之至也。三章于言，昔歸寧時所經，蓋其地所嫁國郊地也。言昔我歸寧也，出宿于于，飲餞于言。今父母雖沒，脂牽其車，以還我行也。願疾至于衛矣。然不知不遠于害義乎？否亦謀問之辭也。四章思彼肥泉，而永歎息，怨出同，而歸異也。蓋水出朝歌城北。

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是同出於衛。而其歸惟流衛。文衛之自出。而誼不得歸。故取與焉。又更思須與漕。我心悠悠。安得出遊于彼。以除我憂哉。心想探風景。但暢言得歸之樂。而不得歸之肯。隱隱自見言外。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興也。北門。肯明鄉陰。

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窶者無禮。

也。貧者困於財。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

埤益我。

適之埤。厚也。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

適責也。

已焉哉。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

敦厚遺也。

我

入自外。室人交徧推我。

推沮也。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 北門二章。章七句。

案。殷殷憂也。已焉哉。不復它求之辭。出自北門者。肯明嚮陰。喻己仕于闇君也。仕不得志。憂心殷殷。終窶且貧。無以為禮。然人莫知我艱者。亦已焉哉。命各有數。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不尤人而歸之于天。可謂知命者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之謂也。○章蓋以事往來于周。故以王事稱耳。政事謂本國之政事也。言有役使之事。則必來之我。凡政事一以埤益于我。觀下篇北風之去國。去者多。則當事者益艱。役使政事畢。萃于我。我歸自外也。家人交徧責我。欲使去也。臣事君無二志。亦有命焉。家人亦不知己志。則其困於內外極矣。○卒章推沮也。謂沮隔之也。夫出北門憂。則憂非為貧窶矣。家人亦莫知。則其所憂蓋憂衛之將亂耳。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其雱其雱。其雱其雱。○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其雱其雱。其雱其雱。

惠愛行。道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虛虛也。亟急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其雱其雱。其雱其雱。○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其雱其雱。其雱其雱。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赤烏黑。莫能別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就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案。雨去聲。自上而下。曰雨。好亦愛也。虛虛寬貌。邪讀為徐。爾雅作徐。只且。語辭。北風雨雪。病害萬物。以喻衛政酷暴。病害百姓也。於是百姓不親附。相謂云。安有愛民好我者。邪與子攜手同道而去。欲以共歸。有德也在位之臣。容止雖寬。徐乎威虐。既急矣。言君臣並為威虐也。卒章。狐之類皆赤。烏之類皆黑。人莫能分別。赤以為非。

狐者。莫能分別。黑以為非。烏者。由其類相似也。以喻衛之諸臣。同惡相濟。無有出於其類者也。云同車。則有道君子。亦皆將去矣。君子見幾而作亂。邦不居。此之謂也。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言高而不可踰。愛而不見。搔首踟蹰。言志往也。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管。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彤管有煒。說懌女美。煒。赤貌。彤管。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形管有煒。說懌女美。煒。赤貌。彤管。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匪女。

之為美美人之貽非為其徒說美色而已

靜女三章章四句

案愛掩翳也。一作優。又方言註郭璞引此詩作愛云。掩翳也。靜女其姝。女德容色皆備矣。俟我於不可踰之地。其以禮自防如此。翳而不見。言高遠而不可望也。搔首踟蹰。言志往而不敢前也。傳行正當為行止。蓋字之誤。章變美好貌。言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法。則焯然形管誠可嘉。變然美色誠可說。此實可以配人君矣。陳古靜女所以刺夫人無德也。當是之時。上烝下淫。紛紛失紀。夫形管女史之法。亦安在哉。故特以此刺之耳。非靜女實貽形管也。謂其有美色。又有女德也。歐陽氏云。彤管若是。王宮女史之管。靜女從何得以貽人。使靜女家自有彤管。用以貽人。則因彤管自媒。何名靜女。此繇泥貽字。而不知詩人寓言之道。本若是也。平章。洵信也。匪女之為美也。猶云匪為女之美也。田官歸其信美且異。供之祭祀。匪為其美且異也。取其能潔白也。

以興變然靜女。匪為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也。朱熹以為此淫奔期會之詩。而貽我彤管。豈淫奔人語耶。鄒忠胤云。讀此詩。亦可見商俗靡靡。餘風未殄。故其詩有似男女相贈遺之語。無怪釋者以為淫奔期會爾。讀其詩。而論其世。可謂善讀詩者已。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

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新臺有泚。河水瀟瀟。泚鮮明貌。瀟瀟盛貌。水所以絮汗穢。反于河上。而為淫昏之行。燕婉

之求。籛條不鮮。燕安婉順也。籛條不能俯者。○新臺有洒。河水浼浼。洒高

峻也。浼浼平地也。燕婉之求。籛條不殄。殄絕也。○魚網之設。鴻則離

之。言所得非所求也。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戚施不能仰者。

新臺三章章四句

案國人疾宜公而難言之故但言其臺耳臺以新名蓋自國人且之先是宜公烝於夷姜生伋伋長為之娶于齊而美乃自納之是見滅禮瀆倫自宜公始焉籛條龜胸之疾也龜交非類同於納子之妻戚施駝背之疾也醜老而無耻之狀故詩人以况醜詆之極不得比于人數也新臺鮮明河水瀾瀾夫水淖弱以清所以灑污穢也公反于河上而淫昏焉登茲臺而豈不愧乎齊女之嫁於衛也本燕婉之人是求豈意世固不少籛條者哉鄒忠胤云鄭玄箋不鮮為不善因而改不殄為不腆皆非也鮮訓少與殄之字義昭然矣嗟乎聖人錄此以垂戒而後世猶有踵其惡如楚平唐玄之為者籛條戚施抑何不鮮而不殄耶卒章魚網之設鴻則羅之與燕婉之求而反得此戚施也言所得非所求也新臺之一舉人道斯焉滅矣嗟乎可奪其妻何愛于子一變而為乘舟慘不可言也父既下報于亦上烝再變而為墻茨垢不忍言也衛之風俗行同夷狄後至懿公為狄所滅蓋

非遇然矣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

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偕

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願言

思子中心養養

願每也養養然不知所定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

逝往也

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言二子之不遠害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案養養爾雅作漾漾義同言二子之赴死也如乘舟之  
汎汎然無所泊也但見其景耳爭相為死其志何其悲  
也我每思二子中心為之漾漾詩說云宣公欲立少子  
朔使彼壽如齊而沉之于河其說祖劉向新序似於此  
詩較切然詩之取喻何必問其有與否感憤而發因事  
興焉宣公之欲害彼亦必多方而二子不死於舟而死  
於賊手左氏審矣則蓋詩人併思嘗使彼乘舟于河中  
將沈而殺之事而仍取喻也且玩下二句益知毛說之  
為確矣又論者或以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或以彼  
當逃避使父無殺子之名此論平居之理而不思進退  
維谷之勢也如此論詩則夫子刪存不可勝疑矣殊不知  
知學詩之道不過達於人情世態世運事變而已故曰  
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若不達於人情世態世運事變  
則奚以在朝廷而識民之風俗在君子而識小人之  
心在盛代而識衰世之俗哉故  
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二百六十二句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

柏舟其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興也中河河中鬢彼兩髦實維我儀鬢兩髦之貌髦

者髮至眉于事父母之飾儀匹也之死矢靡它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母也

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汎彼柏舟在彼河

側鬢彼兩髦實維我特特匹也之死矢靡慝慝邪也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案兩髦剪髮夾凶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指共伯也只語助辭言寡婦無夫可依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恃也娶居之情實可悲焉可謂善况者也然髮彼兩髦實維我匹耦矣今雖既歿我豈改嫁至死誓無它心母也父也何其不諒我心乎孔子於邶之柏舟日見匹夫不可奪志也則于此篇亦當日見匹婦志不可奪也衛國淫風流行之際獨有共姜之節而已矣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中菁之言不可道也中菁內菁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於君醜也○牆有茨不可

襄也襄除也中菁之言不可詳也詳審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長惡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束而去之中菁之言不可讀也讀抽也

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辱辱君也○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案宮中深密處謂之中菁中菁之言閨門之言也道言也牆有茨而不可埽也反傷其牆以興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恐醜君也其所可道者於君醜也○章詳審議之也言之長其醜惡之言甚長也○卒章讀抽也鄭玄曰抽猶出也謂宜露之外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

衡筭也。珈，筭飾之最。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委委者，行可委曲縱迹也。佗佗

者，德平易也。山無象服是宜。象服，尊者所以為飾。子之不淑云如之

何。謂不善乎。○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玼，鮮盛貌。翟，翟羽飾衣也。鬢

髮如雲不屑鬢也。髮，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玉之瑱也。象之掃也。

瑱，塞耳也。掃，揚且之皙也。揚，眉上廣。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繼祥

也。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蒙，覆也。縹，緜之靡者，為縹。是當暑祥延之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

顏也。清視清明也。揚，廣。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展，誠也。美女為媛。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案婦人以身事人，當與之俱老，不當復有它志也。故曰君子偕老。蓋此宜公未歿時，夫人已有淫行，故以君子偕老言之。象服，鄭玄云：謂愉翟闕翟也。以翟羽飾之，卽下章翟也。孔穎達謂以象骨飾服，無所據矣。淑善也。夫副笄六珈，飾之最盛者也。能與君子俱老者，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必有委委佗佗如山無不容，如河無不潤之度。然後象服於是乎宜矣。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而今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哉。蓋惜其不稱也。○一章髮也。人少髮則以鬢益之，象掃以象骨為之，所以摘髮也。因為飾而如也。玼然翟衣服之盛者也。義與上章同。黑髮美長而不屑，用鬢容之美者也。而其飾玉之瑱也。象之掃也。眉上揚廣，面色白皙也。其風流照映與夫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者異矣。其安能與翟衣宜乎。而尊之如天如帝，何哉。蓋怪之也。○卒章瑳亦鮮盛貌。展衣六服之一。蓋展衣之上，加縹緜覆之。故曰蒙彼縹緜。孔穎達云：繼祥去熱之名。蓋展衣縹緜是當暑繼祥之服也。此謂夏時盛服也。清揚且顏亦言容色之美也。展如之人一國之美媛也。謂其無比也。稱之愈甚而惜之愈深。惜之



愈淡而其刺之愈切矣。詩志云：吾讀衛二姜之詩，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莊姜既棄于夫，又乏其嗣，宣姜既有賢子，又多淑女，夫秀美者薄福，而德有餘，輕盈者薄德，而福有餘，造物之不均，往往如是矣。悲夫。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爰，於也。唐，蒙。沫，衛邑。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姜，姓。

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

矣。弋，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

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庸，姓也。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案唐，即菟絲也。無根而附于物，有苟合之象。故以采唐興思孟姜也。或期于桑中，或要于上宮，則見相會不一焉。送我乎淇上，則愛厚亦至矣。夫孟姜列國之長女也。世族在位，而有是惡行，則一國之俗可知已。序曰：相竊寔同相質，居然夷狄矣。一章郝敬云：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故取以興焉。弋，女，姓，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則弋姒同一姓。蓋杞女也。二章葑，義取下體，賤其褻也。鄘本庸姓之國，為衛所并，蓋其後仕于衛者。朱熹謂此篇即桑間，引樂記為據。既以桑中為桑間，則亦將以淇上為濮上。淇水去濮水，其間不且數百十里也。地志可徵已。考韓非子史記，衛靈公之晉舍於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武王伐紂，師延抱樂器投濮水而死。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此

則所謂桑間濮上之音也。然則桑間乃紂樂，非此桑中明甚矣。是蓋因序偶有樂記語，遂謬為桑間爾。又混詩之與聲為一，與解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同一謬妄已。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鶉之奔奔，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則彊彊然，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善良

也。兄謂君之兄。○鶉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君國小君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案奔奔彊彊，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言鶉則與鶉奔奔，鵲則與鵲彊彊，各有常匹，不亂其類。夫本為伋也，妻者而乃為晉也，妻為晉也，妻則為頑也，母矣而又為頑也，妻無良甚矣，失其常匹，曾鶉鵲之不若矣。而我以

為君之兄，何哉？蓋如自耻疾之至也。崔仲見曰：鶉奔先定中，著其所以，木瓜為殿，著其所以存。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揆

之以日，作于楚室。揆度也。度日，出入以知東西。南

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椅，梓屬。○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

楚與堂，景山與京。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降觀于桑。地勢宜蠶

可以居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

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匪

直也人非徒庸君秉心塞淵秉操騶牝三千馬七尺以上曰騶騶馬與牝馬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案衛懿公九年狄滅衛宋桓公逆其遺民立頑之子申以廬于漕是為戴公是年戴公卒復立其弟燬是為文公齊桓公帥諸侯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序曰國家殷富此詩蓋末年所作定星名此星昏中而正四方夏正十月也於是可以用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言定星昏正而作于楚宮土功得其時也揆日影以知東西視定星以正南北營造得其制也樹六木於宮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材用預備也夫君子之行事也不規近效而規遠圖是故脩

德也始乎筭州終乎艸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小人之行事也朝為而莫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報與種木而求用於十年之後不亦遠乎二章本其始而言文公之將徙也升彼墟以望楚丘觀其旁邑與大山與高丘以審其高下既而降觀于桑地勢宜蠶可以居民人謀定矣于是乃命龜卜之云從其吉乃建國居之果終焉信善矣謂國家殷富也平章言政治之美也靈善也星見星也謂早辰說舍也塞充實也淵深也言方春時靈雨既落之候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彼倌人早晨為我夙駕車欲往舍於桑田以勞勸之是則愛民務農非徒庸君矣秉心塞淵也宜哉致騶牝三千之富也戴記云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故特舉馬以言耳夫為國以安民為要安民之本農桑為先是故堯命羲和首以敬授人時讓生乎有餘爭起乎不足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孔子曰富之民富乃可教焉故明君為國必先務此所以成太平之基也

蝮螭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

不齒也

蝮螫在東莫之敢指蝮螫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女子

有行遠父母兄弟○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朝升崇終也從且至食時為終

朝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乃如

奔之大無信也不知命也不待命也

蝮螫三章章四句

案有行謂嫁也言蝮螫之在東君子見戒莫之敢指夫虹天之淫氣爾尚且諱之如此况與淫奔之人相齒列乎女子已嫁也歲不再寧父母歿後遣人問兄弟故曰遠一氣猶然况其踈乎况淫奔乎章虹朝見于西方朱熹云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故曰升終朝則雨氣應也卒章懷思也朱熹云昏姻謂男女之欲守貞曰信

言乃如是淫奔之人但思男女之欲而已大無信也不待父母之命不復知有禮也蓋言賤之諱之也詩揆云備至宣公宣姜人類化為禽獸剝極矣文公再造人始知有禮噫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為闇昧之行人而無儀不

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所止息也人而無止不死何

俟俟待也○相鼠有體體支體也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案鼠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禮儀。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為闇昧之行。則何異于鼠。不死何為。言生之不如其死也。一章無止言闇昧之行。無所止息也。戴記云。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上。無禮不免乎凶。為下無禮不免乎刑。自古無禮致死凶禍。不可勝數。不死何俟。豈其套話也哉。

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于于旄在浚之郊。于于旄之貌。注旄於于首。大夫之旄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

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姝順貌。界予也。于于干旟在浚之都。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彼姝者子。

何以予之。于于旄在浚之城。析羽為旄。城都城也。素絲祝之良

馬六之。祝織也。四馬六轡。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于旄三章章六句

案浚其食邑也。四之一車四馬也。故謂之駟。古者一車四馬。上下所同。大明云。駟駟彭彭。則武王之戎車亦四馬也。車攻云。四牡翼翼。則宣王之出車亦四馬也。四牡云。四牡駢駢。則大夫之所乘亦四馬也。夏書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則駕五駕六。古蓋有此制矣。彼姝者子。謂衛大夫也。衛之亂也。賢者或隱乎郊外草莽中。于于旄在浚之郊。大夫出其郊也。有賢者云。願將有所告焉。夫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四馬亦猶此。與執轡於此。騁馬於彼。以喻禮樂之化。民也。昔者聖人知言語之不足以喻入。刑政之不足以治民。於是乎作禮樂以化之。禮樂之為教。修之此而使民由彼。不知不識。就其鑄冶。有似織組。與馭故以况焉。然不直言之。但言織

與馭語之道為爾之子忠順我復更何以界之心誠愛之無所憾也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是故賢者必好善者而樂告以善道也朱熹云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果其躬造賢者之慮則如魏文擁篲於西河英昭弭節於黍谷不難貶損以示恭可也乃五之六之自邠而都自都而城愈邇而愈加盛何其與滅騶從者相反耶詩人措詞當不爾素絲良馬必有所喻非無意而言者矣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載辭也弔驅馬悠悠言至于漕遠貌

漕衛東邑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既不我嘉不能旋

反不能旋反我思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不能遠既不我嘉不

能旋濟濟止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閔閉也陟彼阿丘言采

其蠲偏高曰阿丘蠲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蠲者將以療疾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行道許人尤之眾穉且狂尤過也是乃眾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我行其

野芄芃其麥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極至也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案走馬曰馳策馬曰驅衛侯謂戴公也懿公既為狄所殺露于漕邑者戴公也言衛為狄所滅夫人乃欲馳驅

而歸。至于漕以停戴公也。驅馬悠悠思近而道遠。心急而馬遲。如夢被物追。心走而足不能。以見其情切焉。然非真有此事也。托為之辭。是為大夫跋涉來告難。故我心則憂矣。**二章**嘉臧皆善也。言欲歸而於義不我善。然我心不能自旋。我思雖視爾不我善。我思終不能遠乎。備也。**三章**思不閉。思不止也。**四章**思之不止。乃鬱結為疾。故涉彼阿丘。我采其蕪。雖女子性善。懷亦不必無道理也。許人尤之。進取一槩之義。是乃衆幼穉且狂狷耳。**卒章**所之所思之也。言願我行衛之野。其麥芃芃然。衛之滅也。在去歲之冬。今麥芃芃則已三閱時矣。未聞隣邦救恤。茲欲求援引于大邦。誰因誰至乎。言己之不能知之何也。夫許之小力。夫人所固。亦也。義不得歸。亦夫人所固。知也。而云不能旋反。又以許人尤之為穉。且狂。是蓋以歸。而辭而意。願不在乎歸。而許力雖小乎。宜急告大邦以救之。但詞微婉。未洩其旨。至此纔著控于大邦之一句。而許人之思弗及乎此。故繼之云大也。左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義取控于大邦。控于

大邦。乃在卒章。故宋儒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然左傳不曰卒章。而曰四章。則有五審矣。豈夫子未刪之前。卒章或居於四章與。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衛淇奥詁訓傳第五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興也。與隈也。綠。玉芻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瑟。矜莊貌。僖。寬大也。

赫有明德赫赫然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諼忘也。○瞻彼

淇奧綠竹青青。盛貌。有匪君子克耳琇瑩會弁如星。克

謂之與。琇瑩美石也。天子玉鎮。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

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箒。箒積也。有匪君子

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寬

容衆綽綽也。重較卿士之車。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為虐矣。

### 淇奧二章章九句

案綠竹並草名。匪君子謂武公也。瞻彼淇水隈綠竹猗猗喻武公之德之美盛也。夫劍雖利乎不厲不斲材雖美乎不學不達。雖忠信篤敬不學亦鄉人耳。是此匪君子能聽其規諫如切如磋以自脩飾如琢如磨於是威

儀恂栗赫赫明德著於容止之間矣。其盛德至善民終不能忘也。孔子曰于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此之謂也。一章其瑱以琇瑩為之。其弁文駁如星道服之與德稱也。卒章重較卿士之車則此言入相于周也。如箒謂盛如積也。猗猶倚也。本或為倚言武公有斯質而有斯脩猶圭璧之質而金錫之鍊也。寬緩弘大實足倚重較矣。君子肅肅不廢雍雍雖則戲謔不為虐矣。道卷舒張弛各得其宜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考成槃樂也。澗山夾水曰澗。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曲陵曰阿。邁寬大貌。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

槃在陸碩人之軸。軸進也。獨寐寤宿永矢弗告。無所告語也。

### 考槃三章章四句



案易云樂則行憂則違窮處于山澗而能成其樂是乃  
寬博大德之人也獨自寐寤言先王之道長自誓弗敢  
忘也章弗過執道不過差也卒章軸進于道也弗  
告易所謂不成乎名也孔子曰遜世無悶此之謂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  
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頤衣錦聚衣頤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聚襜齊侯之子

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日姝

妻之姊妹日姨姊妹之夫日私○手如柔荑如荑之新生膚如凝脂如脂之凝領如

蝤蛸蝤蛸領頸也蝤蛸蝸蟲也齒如瓠犀瓠犀瓠瓣螭首蛾眉螭首額廣而方巧笑倩

兮倩好美日盼兮盼白○碩人敖敖說于農郊敖敖長貌農郊近郊

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茀以朝驕壯貌幘飾也人君以朱纒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

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大夫未退君聽聽內事於正寢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鱣鱣發

發葭蔕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

鱣鱣也鮪鮪也發發盛貌葭蔕亂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揭武壯貌

碩人四章章七句

案碩人謂莊姜也衣錦而加聚衣為其文之太著也太  
子所居日東宮言莊姜之嫁於衛也衣錦加聚衣其儀  
表頤頤長麗是乃齊侯之女為衛侯之妻者太子得臣  
之妹也其族則為邢侯之姨而譚公維其私也繫之太  
子者明嫡夫人所生也及邢譚者稱其族類之貴也鄒  
忠胤云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為媵然碩人既為衛

矣。妻而邢譚之夫人。又皆其姊妹。行也。亦足證其誕妄矣。**一章**言莊姜容貌之美也。黃之新生者柔而白。蝤蛸木蟲之白而長者七辨云。蝤蛸之領阿那。宜顧是也。狐犀。狐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蛾之眉勾曲如畫。笑之美在口。輔故曰。倩目之美在黑白分。故曰。盼皆極言其娟麗也。此通乎上章。以言其尊貴美姣如此。可謂良耦矣。然終不答何耶。史遷有言。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于姓。能成于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嗟乎。賢如莊姜。而不答卒於無子。信有命焉。是固國人不<sub>能</sub>得之。君者所為。閔而賦。顧人也。鄒忠胤云。此章末句。素以為絢兮。微魯論子夏之問。後世不知有此詩矣。或謂孔子刪之。非也。夫聖賢方藉此以闡先質後文之義。既存其義於語。又何嫌而刪其句於詩。如以每章皆七句。嫌此獨多。一句則三百篇章句參差不齊者。願矣。故知孔子本未嘗刪。特漢初經儒不暇證據論語而增入爾。愚按。素以為絢兮。在此章言莊姜美質得粉益美也。**二章**顧言莊姜始來時也。說舍也。四牡車之四馬也。婦人乘車。前後設障以蔽。謂之弗言。莊姜之初來舍於衛之近郊。乃整車馬。四牡驕驕。鑣飾鑣鑣。翟車以入于朝。當此之時。恐以朝堂之晏罷。妨闈房之燕。故大夫朝者。夙退。欲無使君勞于政事。蓋道國人樂得莊姜以爲君配也。**卒章**以來塗所經。以起興焉。澹澹施之水中。聲也。庶姜謂姪娣也。河水北流。與齊國廣大。施罟而得鱸鮪。以喻衛求昏于齊。而得貴女也。葭茨揭揭。以喻庶姜庶士之從莊姜而來也。夫莊姜尊貴且美。而齊國資送之盛。又為衛人所仰望。如此宜以禮相親。然終以不答何耶。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匪來貿絲。**來即我

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

匪來貿絲。來即我

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丘一成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愆過也

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將願也乘彼坳垣以望復關坳毀也

子所近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有一心乎既見復關載笑

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龜曰卜著曰筮以爾車來以我

賄遷賄賂遷徙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鶉也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隕墮也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漸車帷裳裳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爽差也士也

罔極極中也○二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

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咥笑也靜

言思之躬自悼矣悼傷也○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

隰則有泮泮水也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總角結髮也晏晏和

柔也信誓旦旦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氓六章章十句

案首章二章叙奔誘之事也楊慎云氓从亡从民此蓋民之離其本土而淫外州者也布幣也周禮所謂里布是也鄭眾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引此詩證買賣也月令季春始蠶孟夏賣絲頓丘蓋在衛之野言有一民其狀蚩蚩以買絲為辭以來誘我我為之所誘乃送之至于頓丘與之定室家之謀

男子蓋欲於夏中以為期。而女意猶未可。乃謂之匪。我以欲過子之期。但子無良媒。先來告我。故我行計未辦。願子無怒。秋以為期。蓋將為治裝。如下章所言。以賄遷是也。**二章**何楷云。復關當是古關。名氓。所居近此。關不敢斥其名。以所居呼之。漣漣。涕出貌。賄。謂嫁裝也。言期至。乘彼毀垣。以望復關。夫心專。則怨必淡矣。故不見復關。則泣涕漣漣。及既見之也。載與言笑。於是問其卜筮。曰。若夫無凶咎之言乎。則以爾車來迎。當以我賄往。遷不煩再計也。夫蚩蚩。抱布之氓。非土著者。固不相識。何遽爾作緣邪。蓋物必先腐也。而後物敗之。此豈特女子。士君子平居厲行。可不慎哉。**三章**桑。女功之所起。故以興焉。沃若。言潤澤也。甚。桑實也。說解也。桑之沃若。以喻女子色未衰時也。戒。鳴無食。桑甚。以興戒。女無與士耽也。夫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為節。一失其身。不可復解說也。**四章**自悔恨也。三歲。但言其久耳。三歲。亦未必容華遽凋。謝漸漬也。惟裳車之飾。惟婦人之車。有之。貳。二心也。二三。其德謂不能定也。左傳引此詩云。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

孰甚焉。是已。桑之黃隕。以喻婦之色已衰也。華。落色。衰為夫所棄。因追言自我徂爾之家。久貧於衣食。而既已與此困苦矣。今乃所棄而獨自歸。至涉淇水。湯湯。漬車之帷裳。而今之渡者。視向之送者。景况何如也。悔恨之情。可以想焉。我非女爽。但以士貳其行。心無中正。二其德。故也。**五章**靡。無也。言我久為女婦。盡心竭力。無以室家之務為勞。夙興夜寐。無有一朝之暇。與女始相謀之言。既遂矣。而終以至見酷暴。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啞啞然笑。禮昏姻不稱。主人况厥初。不謀之父。兄終至不為兄弟所恤。靜我思之。獨自悼而已。無復所歸咎矣。蓋愛隆。則膠漆無以逾其耽。歡墜。則風雷不足比其暴。惟其有是耽也。乃其所以有是暴也。至是而始咎士之貳行。不亦晚乎。靜思自悼。夫復何益。**六章**旦旦。明貌。反謂前言之與今反也。我嫁女也。本期及爾。偕老。豈意老使我怨爾乎。淇。則有岸。隰。則有津。以自拱持。君子何為其放恣耶。我總角之時。與子宴樂。言笑晏晏。以成此信誓也。且且。然明矣。曾不思反之至此也。吁。嗟是非人由自之。由末知之何已。亦已焉哉。蓋自決也。鄒忠胤

云昏姻人道之始在易咸稱取女漸稱女歸皆利貞則吉不徒悅徒與而已歸妹曰征凶无攸利蓋其卦與漸反位不當而柔乘剛士動於欲而失其健女驕於悅而失其順淫昏之感終非嘉偶故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夫使行必誓其所敝何反之至此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簞簞竹竿以釣于淇興也簞簞長而殺也釣以得豈不爾

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泉源小水之源女子

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

之儺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淇水漉漉檜楫松舟漉漉流貌檜楫松身楫所以

擢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出遊思鄉

竹竿四章章四句

案泉水竹竿皆思歸寧之詩也然泉水父母沒思而不得此詩因不見答而思情思自異而皆能以禮義止者也爾指衛國也致詣也謂致己身於彼也簞簞竹竿以釣于淇興諸侯國以禮娶衛女也既嫁而不見答豈不爾思乎但是道遠不能詣耳所謂人窮則思父母者也  
**二章**泉源淇水皆在衛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心想衛也女子出嫁遠父母兄弟矣人情至此殊覺益疎遠也  
**三章**思而能以禮止勉強巧笑不失其儀容也  
**卒章**因心想衛仍以檜楫松舟興男女以禮相配不可以不見答故歸也雖然人情所不能已安得出遊以除我憂哉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芄蘭之支興也芄蘭草也君子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

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容兮

遂兮垂帶悸兮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芄蘭之葉童

子佩鞶鞶玦也。能射御則帶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甲也。甲狎。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

### 芄蘭二章章六句

案支石經作枝容容儀也遂佩玉貌悸帶下垂貌言芄蘭之支柔弱阿儺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也惠公以幼童即位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雖則佩觿能自謂無知乎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可觀者佩玉垂帶之威儀而已夫人晚年志滿則令德不終壯年氣蕩則雅操不固况童子而肆然自是不可救藥矣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也杭渡也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

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 河廣二章章四句

案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也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而義不可往也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父祖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是詩以自止一葦謂一束葦也可以浮之水而上而渡若桴楫然言誰謂河廣一葦加之則可以渡喻狹也誰謂宋遠跂足則可以望喻近也則非為河廣道遠而不可至也義不可往耳昔者子上之母出于思曰為彼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彼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猶是可也所謂與廟絕之義也其母死不使喪之則大非孔子之道矣孔子曰述而不作孔子既使伯魚喪出母則蓋先王之禮為爾子思之使白也不喪出母則己之創制耳夫道禮為大焉禮且以其意自恣况其它乎其意太已刻薄孟子學

乎子思氏者也。其持論過嚴，以足怪已。禮待義行者也。義雖如是，如母子之恩，何果使子思之為是乎？則孔子之所為不是矣。孔子使伯魚喪出，母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焉。卒章小船名刀，以其形如刀，也不容刀，不崇朝而至，亦喻狹近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伯兮，搢兮，邦之桀兮。伯州伯也。搢，武。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及長丈二，而無刃。○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婦人夫不，豈無膏沐誰

適為容也。適，主。○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杲杲然，日願言思伯

甘心首疾也。甘心，厭。○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草，今人忘願言

思伯，使我心痾也。痾，病。

### 伯兮四章章四句

案鄭玄云：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于伐鄭，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是詩所以作也。伯州伯也，非實州伯也。蓋婦人目其夫以美稱，亦以誇其才也。周禮選國之能用五兵者以衛王宮，出則夾王車，衛士千人旅，責十六人是前驅者，賤士耳。言我之君子勇武桀於邦矣。今方執殳而為王前驅也。既稱伯而曰為王前驅，蓋借負才役賤職也。一章鄭不在衛之東，時三國之兵先至京師，乃東伐鄭，故曰之東。蓬草名，其莖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言自伯之東，粧閣深閉，首如飛蓬，豈為無膏沐哉？將誰主為容？傳云：女為悅己者容。二章願每也。彼冀雨者，以為其雨其雨而值杲杲然，日復出矣。以喻待君子而今日亦不來也。每我思伯，厭足於心而生首疾，其雨其雨，意中人近也。杲杲出日，望中人遠也。詩之曲盡人情如此。卒章思而不已，欲暫忘而不可得，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我憂乎。遂至使我心病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日裳所以配衣也。○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深可心之

憂矣之子無帶。帶所以申束衣。○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

之子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二章章四句

案狐之為物在山野。今在淇梁失其常居矣。然猶不失其常匹。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曾狐之不若也。之子

無裳。喻無室家也。鄒忠胤云。朱熹以為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是本鄭箋之意。夫世豈有心欲嫁其人。又嘗為狐者。不知其發自作乎。抑它人代述其意乎。竟未可據。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

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木瓜。楸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匪報也。

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瓊瑤美玉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瓊玖玉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為好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木瓜三章章四句

案報木瓜以瓊琚可謂厚矣然猶不敢以為報也欲永以為歡好也蘇轍云此衛人感齊桓救患之恩故設為瓜瓊不等之喻言人遺我以微物猶必有以厚報之况齊桓之贈遺如此其厚則報之當何如永以為好亦是欲其君依附大國時常聘問之意後至衛文公忘齊桓再造之恩乘五子之亂而伐其喪不仁甚矣此亦可以觀人情焉朱熹改舊說以為男女相贈答之辭孔子曰干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孔叢子可證奈何輒可以淫詞目乎又左傳邱二年晉韓宣子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如其男女贈答之辭宣子必不謂于蕭矣

毛詩補義卷二終

人乃其其意... 木瓜三章章四句... 案報木瓜以瓊琚可謂厚矣然猶不敢以為報也欲永以為歡好也蘇轍云此衛人感齊桓救患之恩故設為瓜瓊不等之喻言人遺我以微物猶必有以厚報之况齊桓之贈遺如此其厚則報之當何如永以為好亦是欲其君依附大國時常聘問之意後至衛文公忘齊桓再造之恩乘五子之亂而伐其喪不仁甚矣此亦可以觀人情焉朱熹改舊說以為男女相贈答之辭孔子曰干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孔叢子可證奈何輒可以淫詞目乎又左傳邱二年晉韓宣子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如其男女贈答之辭宣子必不謂于蕭矣

